

书香政协
渝·悦读

吹响时代号角的青春壮歌

□ 钟芳

“起来！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！把我们的血肉，筑成我们新的长城……”这首由田汉作词、聂耳作曲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是每个中华儿女心中的神圣旋律，铭刻着中华民族永远不能忘却的历史记忆。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、《义勇军进行曲》诞生90周年之际，人民日报出版社与晨光出版社重点推出的何南长篇叙事诗《号角》，以独特的文学表达讲述红色故事，更以诗歌的意象与语言，真切生动地呈现了人民音乐家聂耳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以笔为戈、为国而歌的光辉历程，彰显了中华民族不屈的自强精神与中华儿女拳拳报国之心。

聂耳1912年生于云南昆明，自幼就显露出超常的音乐天赋，他自学笛子、二胡、三弦、月琴、小提琴、钢琴等乐器，上学时便担任乐队指挥，同时在大革命浪潮中接受进步思想。1930年，他从云南避难至上海，参加反帝大同盟，积极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艺活动。1932年结识剧作家田汉后，田汉发现其思想进步且才华出众，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。1933年初，经田汉介绍，聂耳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为宣传抗日，二人并肩创作了《开矿歌》《大路歌》《毕业歌》《码头工人》《前进歌》《梅娘曲》等众多抗日歌曲，成为鼓舞人民、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。

1935年初，电影《风云儿女》剧本交稿后，田汉

被国民党当局逮捕，剧本及歌词留于夏衍处。聂耳对此义愤填膺，主动请缨为电影作曲。“完全被义勇军救亡感情激励着，创作的冲动像潮水般从思想里喷涌，简直来不及写。”他废寝忘食完成初稿后，因白色恐怖威胁，经党组织安排离沪赴日，计划转道苏联深造。在日本期间，他完成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定稿并寄回国内。这首伟大歌曲由此诞生，发出中华民族不甘沦亡的怒吼，吹响了中华儿女万众一心、血战到底的战斗号角，令人热血沸腾、精神振奋。

聂耳短暂一生跌宕起伏。《号角》以5000行诗篇、20个精炼章节，描绘了他从昆明小巷痴迷民间音乐的少年，到上海滩头以小提琴为利刃的革命者的蜕变，同时塑造了田汉等革命人物的鲜活群像。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，他们心系祖国命运，用热血与音符鼓舞世人觉醒、激励战士浴血奋战，充分展现了赤胆忠诚、豪迈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。正是他们的不屈，挺直了民族的脊梁。作者并未采用传统传记写法，而是以诗化语言实现历史与当下的对话，细腻勾勒青春的热血与激情、强烈的家国情怀，令人感同身受、共鸣深切。

聂耳思想的进步引领其艺术的飞跃，一串串铿锵动人的音符勃发于风雨中、阳光下、大地上……书中对聂耳在上海霞飞路亭子间创作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场景描写尤为出彩：“时而在桌子上狂打拍子，时

而把阁楼踩得吱吱有声，时而高亢反复歌唱，时而疯狂弹着钢琴……”这些画面感极强的诗句，既展现艺术家的执着追求，更深刻揭示其作品广受欢迎的根本原因——它们是从热血中奔流、从情感中迸发的，因此如此真切、感人。令人遗憾的是，聂耳未能等到民族解放。1935年7月，这位天才音乐家在日本鹤沼海岸不幸溺水身亡，青春之歌戛然而止。

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是聂耳人生与音乐才华的高潮绝唱，更是其革命生涯最光辉的诗篇。书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描写是：“中华民族虽已远离积贫积弱/但这首歌时刻输送心灵的给养/以海洋的蔚蓝/以宇宙的洪荒/以旗帜的鲜红/以夜色的安详。”以细腻笔触阐释聂耳精神的永恒价值——他创造的音乐光芒穿越时空，照亮过去、现在与未来，激励一代代中国人勠力同心、砥砺前行。如今，每当五星红旗升起、国歌奏响，聂耳便在每个中国人心中复活。他早已不仅是一个名字，更是中国人心中爱国精神的象征。

“中国革命之号角，人民解放之鼓吹。”《号角》不仅是一部献给聂耳与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红色抒情诗，更像一部厚重历史书、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、一首血与火的英雄赞歌。让我们从“聂耳和国歌的故事”中汲取精神力量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。

新图景

风过楠木林

□ 徐光惠

我出生在一个叫望乡台的地方，与高坪镇相邻。母亲说，若要去高坪，得翻好几座大山，转好多个弯。

高坪因地处高坡，坡上连缀成片的平坝而得名，自古地势偏远、交通闭塞。自唐宋兴起的大足区高坪镇与安岳县双龙街乡交界处，生长着3000

余亩国家二级保护濒危植物——野生金丝楠木。这里树龄超200年的古木众多，单株高达30余米；百年以上的楠木更达2万余棵。楠木叶终年葱茏，材质坚硬耐腐蚀、不易变形开裂，更自带特殊芳香，备受世人青睐。

二

远远望去，楠木林隐于群山沟壑间，绵延起伏，满目苍翠。一条青石小路静静蜿蜒，伸向密林深处。楠木或如卫士般笔直挺立，枝叶繁茂遮天蔽日——我仰头望去，草帽竟被枝叶勾落，掉在地上。

这些楠木，或扎根嶙峋岩石缝隙，或根系盘绕石缝生长，枝叶交错成网，将天空织成一片浓荫。林中清幽宜人，是天然避暑胜地、生态休闲佳境，更成川渝界上一道靓丽风景，吸引游客纷至沓来。

阳光穿透叶隙洒下，鸟儿“唧唧啾啾”穿梭其间，忽从这棵树跃至那棵，又“倏”地振翅入空，不见了踪影。微风拂过，树叶“沙沙”作响，淡淡楠木清香漫溢，令人沉醉不愿归。

林子里裸露的巨石形态各异，生动有趣。一块长约50米的巨石静卧林中，轮廓竟与宝顶石刻的“卧佛”有几分相似，令人称奇。更有几棵倒伏的楠木，根系仍紧攥薄土，树干上细小的新枝倔强抽芽，迸发着蓬勃的生命力。

三

“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……”翻过一道道山梁，踏上一条条小道，行至小川东道的起点——高坪，尘封的历史画卷渐次展开，数百年川渝文化的变迁在眼前流淌。

小川东道，又称川东古驿道，是古代川渝传递文书、运输物资、人员往来的军事商旅要道，更是昌州地区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。这条全长400余公里的成渝古道，从成都经安岳、大足直抵重庆中心城区，曾是连接川渝的“血脉”。

古道隐于深山，山间茅草萋萋、湿滑难行。沿古人足迹，我小心翼翼地攀上一级级陡峭石梯，推开荆棘杂草，踩过满地黄叶，走过冠顶坡、百步梯、草墩碑、三圣庙、断崖古道……每一步都踏在历史的褶皱里。

石梯蜿蜒盘旋，越往上越陡峭狭窄，部分地方被踩出深坑；两侧岩壁如刀削般。横跨农田的九磴桥仍保留原貌；九个桥墩、八块石板，历经数百年人马蹂躏，依旧坚固如初。

侧耳聆听，山谷间似有“叮叮当当”的凿石声、古道上“哒哒”的马蹄声、挑夫的吆喝声与往来脚步声交织，仿佛在诉说当年惊心动魄的故事、悲欢离合的沧桑。

蓦然回望，时光流转，古道静卧群山沟壑间。每一块石碑、每一级石梯，甚至每一缕风、每一粒尘，都浸着历史的余温，从未消逝。

四

楠木于四五月开花，是独特的蜜源植物。花开时节，芬芳四溢，酿出的蜜甜而不腻，沁人心脾。楠木林山脚下的冒咕村，民宿与青山农田相映成趣，宛如陶渊明笔下的“世外桃源”。

在这里，或散步山林、围炉煮茶，或看书写字、棋牌娱乐，亦可采摘果蔬、临溪垂钓，尝一口原汁原味的农家菜，饮一杯醇香的包谷酒，自是满足。

伴着青山绿水，看蜂飞蝶舞、听鸟鸣虫吟；夜晚仰望繁星点点，枕着淙淙溪声入眠——这不正是人人追寻的诗与远方？

楠木于贫瘠之地深深扎根，开花结果、生生不息，默默滋养着脚下沃土，恰似淳朴的乡邻，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，世世代代守护这片土地。

如今，昔日偏远闭塞的乡村正经历美丽蜕变：处处涌动着蓬勃生机与希望，绘就文明祥和的乡村人居新景。一条条“四好农村路”通村达户，新建农房鳞次栉比，环境美了、河水清了，农产品销路畅了，蜂蜜与文旅产业火了，人气旺了、村民富了。漂泊在外的游子纷纷返乡创业，当起了“新农人”。

轻抚楠木，金丝般的纹理在光下流转；闭眼细嗅，清香盈鼻，仿佛听见楠木花开的声音，金黄透亮的蜜滴似在心头流淌。

楠木滴翠，青山如黛。高坪乡村美如画，村民们的日子甜如蜜。

来高坪走走吧——在这里，望得见山、看得见水，留得住记忆、记得住乡愁。一幅产业兴、村庄美、农民富的乡村振兴新图景，正于这片希望的田野上徐徐铺展。

如果形容速度
我的词汇肯定跟不上
列车的风驰电掣
以至于太快
少量失落在站台的乡音
一直无人认领

车站是一个硕大的蜂巢
充斥着离家或者返乡
少年的我在汽车站告别父母
少年的孩子在龙山北告别我
我们不断告别
甚至，不辞而别

不能停啊，注定
这一生聚少离多
许多悬而未决的事
需要在来来去去中反复确认

黔张常线上的龙山北
是有些人的经停站
也是有些人的始发站
当故乡杳无音信的时候
铁轨是游子的脐带
时不时传来母体的心跳

□ 朱常武

龙山北站

蝉鸣里的山城夏章

□ 林慧

口转个圈，半透明的小月亮便顺着勺背滑进碗里。我接过碗时，她的手腕上还沾着糯米粉，被阳光一照，亮得像撒了层薄霜。蝉鸣在她身后织成一片，我舔了舔嘴角的红糖，甜得心里发颤——原来最浓的烟火气，从来都藏在最普通的碗盏里。

午后的蝉鸣是带着暑气的。菜园坝水果市场的三轮车铃铛伴着蝉声，成筐的水果堆成小山。穿汗衫的张叔蹲在车边啃桃子，桃汁顺着下巴滴在解放鞋上。他抹把嘴，从帆布包里掏出一塑料袋，仔细包好两颗最红的桃子。旁边的李婶举着手机，镜头对准他泛红的耳朵：“张老头，给你娃儿拍张照去！”他慌忙摆手，核桃却在指缝里滚出来，骨碌碌滚进卖葡萄的竹筐里。蝉鸣裹着晚霞漫过来，连风里都飘着甜津津的热意——原来日子的鲜活，不过是有人愿意把平凡的收获，晒成别人眼里的光。

暮色漫上洪崖洞时，蝉鸣变得绵软起来。千厮门大桥上的车流像发光的河，桥洞下的夜市却更热闹了。火锅店的蒸腾热气里，隔壁桌的小情侣举着冰粉碗，瓷碗相碰的轻响混着蝉鸣，落进沸腾的红汤里。卖冰粉的小哥把糖稀罐摇得叮当响，木勺在大海碗里搅出漩涡，最后撒一把山楂片，红得像浸了晚霞。他的围裙上沾着冰粉渣，却顾不上擦，只笑着看客人捧碗的手，指节上还留着白天搬货的

红印——原来最动人的烟火，从来都不在远方，而在每一次推杯换盏的温暖里。

深夜的蝉鸣是带着睡意的。我躺在飘窗上，看对面居民楼的窗户次第亮起灯，像有人把星星撒在了人间。楼下的黄葛树还在沙沙响，蝉鸣不知何时轻了，像谁在说梦话。风里飘来谁家煮绿豆汤的甜香，混着不知哪户阳台晾着的茉莉花，把夜色浸得愈发温柔。忽然想起王嬢嬢今早说的话：“蝉儿在地下蹲十七年，就为夏天唱这一场。”忽然就懂了重庆的夏天——它像蝉鸣一样，热烈得理直气壮，又温柔得掏心掏肺；它不藏着掖着，把所有的热烈、鲜活、温暖，都摊开在太阳底下，等你弯下腰，轻轻拾进记忆里。

这大概就是山城夏天最动人的地方吧：蝉鸣是背景音，日子是主旋律，而每一个认真活着的人，都是自己生活的歌者。他们唱晨光里的梯坎，唱江滩的风，唱凉虾的甜，唱火锅的热，唱平凡日子里最朴素的幸福。而我们，站在蝉鸣里，站在烟火里，站在岁月里，有幸成为这美好生活的见证者、参与者、分享者。

当最后一缕蝉鸣隐入星河，我知道，明天的太阳会准时爬上鹅岭，明天的早市会准时飘起菜香，明天的重庆，依然会在蝉鸣里，把日子唱得热气腾腾。

陪母亲散步

□ 张保泉

仍有父母可依。父母在，人生尚有来处，我们仍能像孩子般撒娇，在他们的庇护里安心无忧。

母亲的膝盖长了骨刺，前阵子疼得几乎没法走路，最近治疗好了好些，却还是走不快。我放慢脚步，跟在她身后唠家常。

“哎，那边有个瓶子，我去捡回来。”母亲说着，走到路对面弯腰拾起塑料瓶。她一辈子俭朴，从不大手大脚花钱，见着瓶子，快递盒总要捡起来攒着卖废品。我买房时，父母一下子拿出几万块帮我，解了燃眉之急。我多次劝她别捡了，家里条件好了，不如去打打牌、找人唠唠嗑。她却却说：“散步时顺道捡捡，换点钱正好当零用。”

走着走着，路过一片扎着篱笆的小菜园。母亲说：“这是我和你爸种的。黄瓜豆角这两天长得正好，该摘了；茄子也结得旺，回头带点回去。都

是自家种的，不打农药，吃着放心。”

望着生机勃勃的小菜园，想起大旱时母亲从家里拉水浇菜的模样。我常把吃不完的菜分给同事，他们总夸老妈是种菜能手，菜味儿特别正。

母亲又走到隔壁地块前，里面种着芝麻和花生。前两天下过雨，作物长得正旺。她望着绿油油的田垄，叹道：“老了，干不动喽。”顿了顿又说：“要是再年轻二十岁，莫说这片地，再大两倍我也干得动！”她眼里闪着干劲，可转眼又露出落寞的神情。

我心头一紧——母亲七十多岁了，她们这代人在飞速变化的世界里总显得格格不入、小心翼翼。想在熟悉的土地上寻点安心，却力不从心。

望着母亲满头银发，我快走两步，握住她的手——像小时候她拉着我那样，慢慢往前走……

四时新



念亲恩

周末回老家看望父母。吃过晚饭后，母亲说想出去走走消消食，问谁要一起。看得出来她心情不错，大概是因为我们都回了家。

我连忙应下，陪母亲出门。刚走几步就遇上隔壁何奶奶，她笑着问：“吃过饭啦？准备转转？”我应着：“正打算出去呢。”

走了一段路，母亲轻声说：“何奶奶儿子儿媳都在上海，一年就春节回来一趟，她一个人守着老家，怪不容易的。”她轻轻叹了口气，我却从她眼里读到了欣慰。我虽无多大本事，好在住的小城离老家不过半小时车程，母亲一个电话，我便能即刻赶回去。

抬头望见母亲爬满皱纹的脸，忽然感慨：母亲正以我们察觉不到的速度老去，可为何人到中年，我仍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？大概是因为，我

和美乡村



刘辉摄